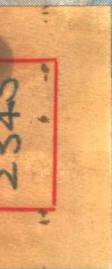


我一年完成了 五年計劃

伐克拉夫著



工人出版社



我一年完成了 五年計劃

——鄧小平與胡喬木——



鄧小平與胡喬木

我一年完成了五年計劃

伐 克 拉 夫 著

李 燦 茂 譯

工 人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伐克拉夫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著名的生產革新者。他在成為車工以後，由於學習蘇聯生產革新者的經驗，改進了工作方法，从而使生產率大大提高，在一年中完成了五年的計劃。他因在生產上取得傑出的成就而榮獲共和國勳章和國家獎金。他的工作法在全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斯伏波達（即伐克拉夫）工作者運動。本書是作者的自述，生動地敘述了他的勞動生活和生產成就。

本書是從德文轉譯的，譯文略有刪改。註文都是譯者加的。

我一年完成了五年計劃

〔捷〕伐克拉夫 著

李 燦 茂 譯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九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514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32,000字 印張：1 8/16 印數：1—3,500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6）一角五分

Václav Svoboda

laureát státní ceny, nositel Řádu republiky

DO DRUHÉ PĚTILETKY

PRAHA 1951

PRÁCE – VYDAVATELSTVO ROH

VÁCLAV SVOBODA

STAATSPREISTRAGER, TRAGER DES ORDENS DER REPUBLIK

PRAG

ICH ERFÜLLTE DEN FÜNFJAHRPLAN IN EINEM JAHR

HERAUSGEGEBEN VOM BUNDESVORSTAND
DES FREIEN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UNDES

目 錄

初次的焦慮·····	1
我沒有看見機器，只看見鉗台·····	3
我第一次看見車床·····	6
新的生活開始了·····	8
飛機場戰勝了鉗台·····	10
我們勝利了·····	12
我的朋友——“斯哥達·舒爾”車床·····	13
障礙一定要消除·····	17
四比一·····	20
第一次的、最高的獎賞·····	23
成就的決算·····	26
初步的經驗對我妻子的幫助·····	29
我對和平的責任·····	31
在大学生當中·····	34
與老師相逢·····	36
共和國勳章和國家獎金·····	41
更快地走向社會主義！·····	42

初 次 的 焦 慮

大大小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像一堆受驚的雞羣，衝出布本奇的學校的大門。他們玩着捉迷藏的遊戲，亂哄哄地跑來跑去。他們在上課時抑制着的一切活力，這時都奔放出來了。在這當中，有幾個最高班次的學生，用穩重的步伐走着。在他們幾個人中間，我的瘦小的軀體幾乎完全瞧不見了。那一天放學以後，我立刻就跑回家。我們在放學以前填好的、勞動局發下來的那張藍色調查表，提醒我們想起生活的嚴肅性：我們要提出志願，將來幹哪一行。這就是說，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就要終結了。而新的生活，帶着難以名狀的焦慮，就要開始了。我那時只知道會有很多的改變，而且也知道這第一步是不容易的。

我飛快地跑着回家，好像來不及似的急着要告訴爸爸媽媽，我現在已經是成人了。回家這段路本來是很近的，但今天却顯得很遙遠。

我衝進廚房，為了把這件新鮮事儘快說出來，一面喘着氣一面喊道：

“媽媽，今天我們在学校裏填了一張表，表上問我們將來的志願……我填了‘飛機機械員’。”

我這種激動一點也沒有使媽媽吃驚。她仍然安靜地在灶邊操勞，只隨便附帶地說：

“你總是飛機飛機的永遠不能叫人安寧。好罷，隨你的便；你喜歡怎麼填就怎麼填好啦。”

媽媽讓我照自己的志願填表，我很高興。至於爸爸，我以前就已經和他談過，他是同意的。這樣，我心上就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興高采烈地走回了自己的臥室。我這個王國是很小的，剛好能放下一張床、一張椅子和一個小書架。書架上放着幾本冒險小說和技術書籍，旁邊擱着飛機模型的零件，此外還有一些工具，一隻特別裝置的鬧鐘，一架礦石機以及我的其他的“發明”。我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製造飛機模型上。在小屋子的牆上掛着各種類型的飛機照片，在照片中間空隙的地方，畫着空戰的景象：一架燃燒着的飛機在床的上方對着地板栽下來，另一架飛機的飛行員正在用機槍掃射，而一個跳傘的人正在向地面飄蕩着。

飛機一直是我的理想，我如飢如渴地希望着，至少能夠有一次乘一架真正的飛機飛翔。一聽見什麼地方有轟轟的聲音，我馬上就跑出去，好確定這些飛機是屬於哪一類型的。我不和同學們在沙坑裏玩憲兵捉強盜的遊戲，却總是留在家裏做飛機模型。當我拿做成功了的模型在朋友面前表演的時候，沒有什麼比這個更使我快樂的了。這就是我未來職業的一種準備呀。

有一天，郵遞員送來一封用德文和捷克文寫的通知書^①，約我到勞動局去。我的媽媽就陪我到喜伯爾內爾街那座陰暗的、土黃色的建築物裏去。

一提起“勞動局”，就叫我冷了半截。我對那座房子沒有什麼好印象。

生活對我們來說，一年比一年艱難了。麵包籃一月比一月掛得更高^②；戰爭越是打下去，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艱難。

① 這時捷克正在納粹德軍佔領下，所以公文也同時要用德文書寫。

② 意即獲得麵包一月比一月少。

生活資料的分配愈來愈少了。誰要爭取自己的權利，誰就會突然神秘地失蹤。等着他們的是集中營、毒氣室或者槍決——運氣最好的是在“帝國”^①從事苦役。

我們走進勞動局的大門，等了很久以後，才輪到我們。一個職員把我在學校裏填寫的那張調查表瞧了很久，然後才抬起眼睛來，說：

“你去當鉗工！”

“不，”我回答，“我志願當一名飛機機械員。”

“這兒沒有反對的餘地。現在誰也不能選擇這個。國家需要的是鉗工、麵包師傅、屠夫、漆匠。你快點決定。我沒有工夫，外面還有別人等着呢。”

這就是我在勞動局的遭遇。你不去學勞動局命令你去學的那一行，人家就會採取相當的辦法來強迫你。整個一生就維繫在這兩分鐘內。到哪兒去呢？到那兒，到有機器的地方去。那就只有做鉗工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

“好罷，我就當鉗工吧。”

我沒有看見機器，只看見鉗台

“伐克拉夫，起來！”

爸爸的响亮的聲音震動了整個房間，驚起了幾隻停在窗檻上的麻雀。和暖的八月天，陽光並沒有鑽進我的小屋裏來，因為窗子有一半埋在地底下，窗口朝着院子，僅僅透進一點兒光綫。我這個當築路工人的爸爸，用起了繭的手搖搖我，才把我弄醒。

① 希特勒自称他統治下的德國是“第三帝國”。

“什麼事？”

“今天是星期一，你要去當學徒啦。”

無憂無慮的學生時代的生活結束了。一個新的生活階段——一種充滿工作的現實生活——開始了。我沒有時間去思索，馬上掀開被窩趕快爬了起來。我的第一條長褲燙得筆直，掛在椅子背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穿了起來。爸爸瞧着我，也許這時候他在想：“一種新的生活開始了；新的憂慮也來了。有成功也有失敗。他的性格會在工廠裏形成的。他將成長為一個勞動人民。還有什麼在等待着他呢？是經濟危機、失業、飢餓、屈辱、罷工、老闆的威脅以及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的工資？但願伐克拉夫不再經歷這一切了。希望不久就會好起來。總該有一天好起來的呀！”

我穿好了衣服，吃完早飯以後就向新的工作地點走去。爸爸帶着沉重的腳步走在我的旁邊。在電車裏，我們都沉默着。爸爸一定是在想着這個工作問題。我在想，工廠大概是個什麼樣子。我已經有好多次聽過機器工人講起那些龐大的機器的事情，據說只要單獨一個人就可以使喚它，要幹什麼就幹什麼。現在飛機發動機的轟轟的聲音變成車間裏機器的轟轟聲了。一定的，這也會使我稱心的。機器到底是機器呀！

“斯米霍夫車站到啦！”車上的售票員喊道。

我們到達目的地了。爸爸到站長那兒打聽到鐵路學徒工廠去的路。他們立刻打了電話去。等了一會兒以後，進來了一個人，別人給我們介紹說，他就是學徒工廠的工長。爸爸和他交談了幾句，就對我說：

“唔，我的孩子，以後可別向我訴苦喲！”

然後，他就走了。我同工長留了下來。他把手伸給我，領着我到工廠裏去。這個建築物，外面看起來不太令人舒服。我十

分想知道工廠裏是個什麼樣子。

看了第一眼，我就大大地感到失望。不管我向四周怎樣瞧，都沒有瞧見機器：整個工廠只有鉗台，這些鉗台固定在連在一起的又大又難看的工作台上。每個學徒都用錘子和鑿子工作。除了鐵錘的聲音以外，什麼也聽不見。工長向四周瞧了一瞧，對我說：

“來，我的孩子，我來把你的工作位置指給你看。”

我老是想不透，我會在這兒工作：整個工廠連一台機器也沒有啊。一架蓋滿灰塵的鉗台釘在一張損壞得極厲害的工作台上：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呀。工長打開了抽屜，一把鐵錘，一把鑿子，幾把銼刀——這就是我未來的工具。工長指給我看的並不是機器，而是一架舊鉗台。他說：

“這就是你的工作位置。”

“可是……我是要學當機器車工的呀！”我不願意將就這個殘酷的现实。

工長並不向我作解釋，只是指一指工廠，工廠裏到處都響着鐵錘的聲音。

“他們大家將來都要成為機器車工的。”

我終於了解了，我的第一架機器就是一架鉗台。第一次用的工具就是：鐵錘、鑿子和銼刀。我毫無興趣地把鐵錘拿在手裏，使勁地對鑿子敲去。鐵屑在飛揚。

“節省點氣力吧！這樣幹法，你很快就會累的。”在我近旁工作的一個黑頭髮的學徒勸我說。他已經在當第二年學徒了，比我經驗多些。我對他的第一次教導很感謝，我接受了他的勸告，因為我的雙手已經開始痛起來了。從這時起，我幾乎總是十分注意這些比我有經驗的學徒們的忠告。我一定要這樣地工作，以便使我能夠整班、整星期、乃至於整月都能堅持下去。可是當

我想到：我現在要挨七個月之久，手裏除了拿着一把鐵鎚、一把鑿子、一把銼刀、有時一把鋸子以外，別的工具什麼也沒有的時候，我就會充滿憤怒而更用勁地鎚下去。

一九四五年春天，我們整個工廠搬到維爾卓維支去。我們希望在那兒終於能夠在機器旁工作了；然而，我們的希望落了空。這裏的學徒工廠雖然比較清潔和比較敞亮，可是這裏同樣也沒有機器，而只有我們所熟悉的鉗台。就像從前一樣，這裏聽到的只是沉重的鎚擊聲音和銼刀沙沙作響的聲音。至於機器，那只有在學徒的夢裏才有。

可是不久我們就聽說，離學徒工廠十分近的地方有幾個機械工廠，那兒有金屬工作母機。在這以後，有一天，當工長照例在工廠巡迴而站在我旁邊的時候，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向他說，我很希望看看究竟在機器上是怎樣工作的。他答應我最近有機會就領我到機械工廠去看看。

我第一次看見車床

像往常一樣，在傍晚的時候，有三個熟人到爸爸這兒來听莫斯科電台廣播新聞。爸爸十分小心地打開了收音機。換節目的音樂聲打破了這緊張的沉默。

我們從遙遠的地方聽到了這樣親密的聲音：

“莫斯科，這兒是莫斯科向聽眾廣播！”

我們聽到了蘇聯軍隊向柏林勝利進軍的令人歡欣鼓舞的消息，從每則新聞裏，我們都吸收了新的力量，因為這些消息使我們滿懷着希望，蘇聯軍隊來解放我們祖國這件事已為時不遠了。在整個斯洛伐克，人們已經在歡呼解放，而不久俄斯特拉發也會發出勝利的“烏拉！”聲了。在科息斯^①已經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

共和國的新政府，新政府裏也有共產黨參加。

我想起了，有一天我曾經問過爸爸，共產黨員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就對我解釋說：

“共產黨員是引導城市和鄉村的勞動人民走向更美好的將來的人。他們在反對不合理的制度的鬥爭中，總是站在最前列；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他們一點也不躊躇，甚至於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領導我們工人以及農民向那些想依靠剝削我們勞動而生活的人進行鬥爭。共產黨員是有政治覺悟的工人的典型。”

在鉗台旁工作時，爸爸的話仍然盤旋在我的腦海裏。我完全沉醉在遐想中，不自覺地用口哨吹起莫斯科電台的開始曲來。一個尖銳的聲音打斷了我：

“你在吹什麼？”

我發覺自己太大意了，可是這已經太晚了。一隻沉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的腦海裏閃電似的掠過一些念頭：蓋世太保^②的審問……集中營……拷打……全家槍斃……，而現在却是我們的解放者已經這麼臨近的時候啊！然而，工長親切的聲音把我的緊張鬆弛了下來。

“你們在家裏收听莫斯科電台廣播，用不着讓別人知道。以後要小心些！”

這時我才轉過身來對着工長，他看見我臉上驚慌失措的表情，微笑了起來。當我知道他是為了實踐他的諾言而來我這裏的時候，我的恐懼消失了。於是我們就到機械工廠裏去。一走

① 科息斯在斯洛伐克南部，一九四五年五月為蘇軍解放。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民族陣綫的聯合政府，決定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提出的民族與民主的科息斯綱領為新政府的綱領。

② “蓋世太保”是希特勒德國的祕密警察，以殘酷著名。

進車間，我就像一個新生的嬰兒瞧見世上的光綫一樣感到新鮮可愛。機器一排排地站在那兒，就像學校裏的守紀律的學生。只要按一按電鈕或者動一動開關柄，機器就把金屬車進去了。白色的鐵屑變成淡藍色、深藍色或褐色。我們站在一台長長的鐵製的巨大機器前面。

“瞧，我的孩子，這就是車床。”

工長詳細地給我解說機器的各個部件，我只瞧着他的嘴唇而沒有回答一句話。我緊張地盯着那個工人的操作。他扳動一個槓桿，搖動一個小輪，把它校準。然後，他又旋轉一個大輪。平面圓盤迅速的旋轉使我想起了飛機的螺旋槳來。車床的旋轉和發動機轟轟的聲音之間是有一定的關聯的。

“如果你喜歡它的話，那你在滿師後可以用車床工作。”

工長的話我幾乎不能相信。我當學徒一直到現在，除了鐵鎚、銼刀、鑿子和鉗台以外，別的什麼也不認識，我怎麼能夠用這樣一台複雜的機器工作呢？這幾乎是需要全部科學知識的呀！

人的意志能起多大的作用，那時候我還不明白。我在这兒也同時看到了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的鑽床、銑床和鉋床。在我們離開這個機械工廠以前，我飛快地俯下身去，撿起一片藍色的鐵屑，當作我第一次跟真正的車床相逢的紀念品。

在那天，我的飯盒內放着這片藍色的鐵屑，這飯盒就放在那些煤塊上面（那些煤塊是每個鐵路工廠工人一向當作秘密“津貼”，從貨車上弄來帶回家裏去的）。這片鐵屑後來就和工具一起放在書架上。

新的生活開始了

春天的太陽暖和得叫人十分舒服。“花兒就要開了！”市民

們一面瞧着那正在長出葉子的樹，一面這樣談論着。在布拉格人的臉上，在一切正直的愛國者的臉上，第一次顯露出多年來從未有過的無憂無慮的笑容。面臨解放的幸福的光芒，漸漸地溶化掉人們心裏的冰雪。

在大街上，人們從播音機裏不再聽到希特勒軍隊“勝利地轉移陣地”的消息了，希特勒軍隊被打得一直向後退却。“千年第三帝國”①在成立了十二年以後，正在作垂死的掙扎。

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布拉格的市民也起來反抗佔領者了。而四天以後，布拉格的市民就迎接柏林的勝利者、解放他們的英勇的蘇聯軍隊了。東方昇起的太陽照耀着捷克斯洛伐克。

我們又能自由地呼吸了。那時我還不懂得什麼是政治。我那時是十五歲，加入了在德伊維支地方的“尤納克”②的先鋒隊，後來我當了這個小隊的隊長。

每星期六，我飛快地趕回家去，匆匆地吃過午飯，就和“尤納克”的人到城外隨便一個什麼地方去。

“你們在爭論什麼呀？”有一回我們的領導，一個空軍少校問我們。

“我們要根据發動機的聲音來判斷上面飛的是哪一種飛機。”我們好像從一張嘴裏說出來似的一同嚷着。

“用這樣的方式，你們是得不一樣的結論來的。”空軍少校說，“如果你們想學習分辨飛機類型，那你們就來飛機場看看吧！”

這樣，我就第一次來到了飛機場。這一次又是飛機把我完全俘虜了。我再也不想別的東西了。為了設法進入盧新飛機

① 希特勒揚言說，羅馬帝國是第一帝國，日耳曼帝國是第二帝國，他統治下的德國是第三帝國。同時他又引用聖經上的話，說他的帝國是千年帝國，千年帝國結束以後便是世界末日。這些當然是不值得一談的風話。

② “尤納克”是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一種普通的青年業餘組織，不問政治。

場，我尽量找關係，尽可能多去幾次飛機場，可是从哪兒抽出這些時間來呢？这事叫我伤透腦筋。後來一个計劃就在我心裏成熟了。

飛機場戰勝了鉗台

一天早晨，我像往常去上班一樣，很早就起來了。媽媽已經給我預备好早飯，我吃了就走了。可是，今天並不是到學徒工廠的鉗台那兒去，而是到盧新飛機場的機器工廠去。

“假如我能乘一次飛機那該多好啊！”

這是我最高望的事。可是飛機沒有乘成功，自己却飛了①——从飛機場飛走了。好幾次人家把我从那地帶赶走。我不斷地想办法到飛機場去，直到整整一個月以後，爸爸媽媽才知道我不會再去學習。於是他們對我說了一大堆話來感化我。我倒寧願吃一記耳光，而不願听這種勸戒，其中特別是爸爸費了不少時間仔細入微地向我解釋的那些話。

“我們是為自己、為我們的共和國而勞動的，因此我們就必須表現出我們比資本家工作得好。”

他又想起了往事：

“在第一共和國時，大家即使都喜愛勞動，也沒有工作做。為了建立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共和國，最優秀的愛國者獻出了他們的生命。今天我們既然有了自己的共和國，我們就必須用我們的勞動來保護她，來鞏固她！”

爸爸的話說得這樣深刻、這樣令人感動，我必須醒悟過來。

① 在德文裏，“飛”字也可作被人赶走的意思，所以這裏有此雙關的說法。

我感到慚愧，我保證將來要做一個模範的工人。

“既然你這樣愛好飛機，”爸爸在結束了他那番相當長的談話時說，“那你可以到一家飛機工廠去工作。”

十一月，我就開始在維索察尼的飛機工廠裏工作。雖然在這裏我還是同樣使用銼刀在鉗台上工作，但是我離飛機是很近的了。我在學徒工廠只呆了一個 month。以後，我就到製造廠去，和工人們一道工作了，這對我的個性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通過每天與工人們打交道，我的思想才有了條理。我懂得了應該有政治頭腦。我看清了：“尤納克”的“不問政治”的態度是很錯誤的，它把青年與真正的生活完全隔離開來了。我認清了這點以後，終於退出了該先鋒隊。以後我在工廠青年聯盟委員會裏工作——開頭是盟員，後來當了幹部。這些工作很中我的意，因為一個人在集體當中能感到自己的力量更強大些，而障礙和困難也更容易克服些。我學會了不是以一個“我”的身份來行動，而是以“我們”的身份來行動；我也學會了不僅要對我自己個人負責，而且也要對整個集體負責。我盡力負責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一九四七年四月，在我滿師前四個月的時候，我的一個要好的朋友、一個共產黨員來找我。我們曾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他在政治上成熟的，我向他學習了很多東西。他這次是為了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而來的，那就是關於我申請加入共產黨的事。

這方面用不着作長久的談話，我立刻就決定申請加入共產黨。我這樣考慮着：我是一個工人，而共產黨是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的。這樣我就要了一張入黨申請書。我知道，我這樣做了以後，將給自己肩上加上更重的任務和更重的責任。我想起了那次我們收聽莫斯科電台廣播時和爸爸的那番談話。他這樣說過，“共產黨員必須是其他一切人的模範”。我是願意成為一個